

老孙的

立忧 难飞此 精神卫生革命

主要汽车制...
的总产量中
有30%以上的
订单来自租赁
市场。德国奔
驰轿车的四分之一走向租赁业。而
孤军奋战的上海汽车租赁业。没
金融保险业、信息
业等“四轮驱动”
。据悉,国际租
准备长驱直入中国市
价格和服务上一减
业若还不在于连轴服
就有可能在市场中
本报记者

市 经理

于南非的艾伦·
若数次到中国大
艾伦怀有很深的感
艾伦十分兴奋地
诉记者,去年他感
最开心的事有两
:一是北京申办奥
成功,二是中国加
组别,因为“我十分
爱中国,北京得到主办
理所当然;从做生意
角度看,中国加入世贸
后,开放更多的市场

进创
全

年

大刘 著

上海浦东电子出版社

老 孙 的 七 年

作 者 大 刘
策 划 万书堂
责任编辑 陈畅鸣 李玉衡
装帧设计 施 政 荣 蓉
图片摄影 大 刘 等
油 画 WEILER

出版发行 上海浦东电子出版社
(201203 中国上海郭守敬路 498 号)

电 话: 50800895 传真: 50801982

开 本 890 × 1240 大 1/32

印 张 8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书 号 ISBN7-900360-80-8

印 刷 杭州出版学校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光盘制作 上海海博多媒体技术公司

复 制 淄博永宝镭射音像有限公司

定 价 26.00 元

老孙的

7 年

大刘 著

杜 撰 一 段 日 子 ,

聊 以 自 娛

听

说他小时候很风光，敢在巷子的白墙上写大字：打倒李平山！惊叹号像长了一双惊恐的眼睛。大人们都说，这小子有种！李平山是个山上下来，绰号腊月屠夫，杀鸡不眨眼。

十三岁那年，他在日记上写下：天雨，在家偷看LUO体画一本。（裸字不会写）

老孙的爸爱子无方，他总是摸着儿子的脑门念叨一句不相关的话，诸如，现在的日子真好，做梦都想不到：吃饭居然不花粮票！

他初中毕业了还是糊里糊涂的，常赤膊抠着脚底板在工人新村里跟人下四国大战。直到有一天，一个同伙的“司令”由于他的不配合给挂了，那人满脸通红跳起来，指着他的鼻梁破口大骂，你长了那玩意儿也是废的！刹那间，他明白了，得开始行动了，得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党。

那年春天，野猫发情叫了一宿。次日，阳光晃眼，他吼叫着挥舞着一块板砖，在杂草丛生的院子里纵横捭阖，要拍死那只猫。

读大一时，夜里在校门口晃着肩膀，闲来无事，他帮一个瘸腿老瘦猴，往电线杆子上刷浆糊、贴招贴，上面写着：老军医专治难言之隐。

他啃着面包，欣赏那些招贴，浸在黑夜中的文字，他希望能上面找到什么？

他的理想是

去太平洋上某岛国 乌几巴拉瓜
搞个某党常委或政府第一副总理当当
分管全村 全岛 全国人民的
计划生育工作和青年男女发情工作

他的最爱是

哪位 爱情诗人的咏叹——
混蛋的生活啊
打倒吧
打倒！打倒！打倒！倒！！

引子

老孙喜欢“蹲坑”，要蹲很长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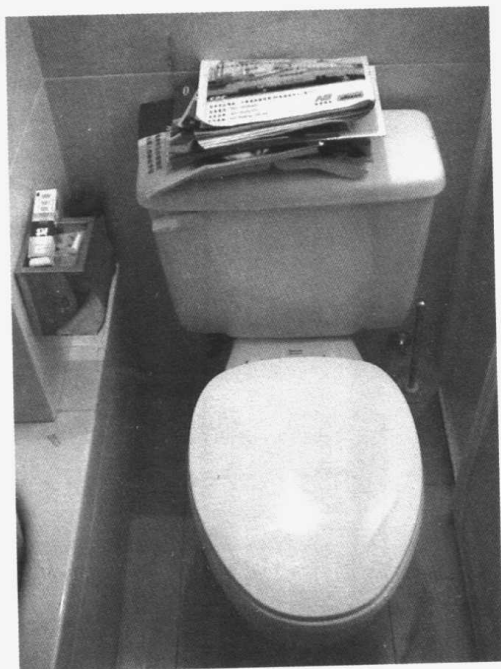
那天，他耳朵里塞着瓦格纳的噪音，在马桶上哼哼唧唧地蹭着，发力，蹭着，发力，幻觉这魔女又来找他了，让他恍惚，世界游离得像被光突然照亮的烟，她在幽暗之中扭动，鲜红的嘴唇吐纳着马桶的吸力，咻一咚！吸走身体里盘桓着的全部焦虑和不快，欲仙欲死。

厕所的窗朝着对面的公房，穿花睡衣的中年妇女在阳台上探身晾衣服，肉肚皮露出一节，情景显得有点尴尬。

马桶边放着一个小板凳，上面摊着《绣像金瓶梅》和没有皮的《资本论》，他只是如厕的时候才看书，戴着250度的黑框眼镜，他说：不进厕所的书不是好书！

发力，发力！

那幻觉之女魔像网纠缠着他，他挣扎着，摆脱着。他娘的，这尤物。



人魔决战。

只是有点臭！

哗——他提着裤子出来时，腿软得像未下油锅的麻花，无力虚脱之间，依稀看到那幻觉之魔



脱他而去，遽然间从窗口飘过，香骚袭人。他想走到窗口想追随这精灵，腿却软得走不动，伸手去拉她，一拉拉了空，她突然转过脸来，他惊恐地看到，那美女的脸在瞬间变成了画皮，青面獠牙，舌长如尺，唾沫斜流。

他突然惊醒！竟是一场梦。

浑身是汗，上下俱湿。

外头，太阳似乎已经慵然升起。对面妇女在开玻璃窗，一抹阳光被刚直地折射进来，照在床头那本摊开的《聊斋》上。

他嚯地跳了起来。

“庆虎，上班去嘞。”老妈在外屋叫唤，声音宛如牢头在叫号。

老孙嘴里叼着根油条就去系领带，把头凑在锈迹斑斑的镜子前，颇自恋地眯缝一番自己，然后用沾了油条油的右手捋两下日见其稀的头发，边大口咀嚼边穿上西装，从散发着某味道的鞋柜边上拎起手提式电脑包。

嚼油条的时候，他意识还是模糊的，或许是那梦的延续——《聊斋》里的野狐精百般挑逗穷酸的书生，荒郊野岭，他们可过着比蜜还甜的日子呐。哎——唉，便是我也要去野岭荒冢住了。

遇上画皮怎么办？

“妈，我上班去了。”妈吱了一声，她在厨房间地上蹲着，一根一根一根拣鸡毛菜。

“爸，我上班去了。”爸没吱声，他正在大房间的东墙角练倒立，脸憋得彤红。有两个苹果在柜子上也配合性的红着脸。

老孙走出昏暗的楼道，这是一个七十年代建成的老公房，外面的阳光已经有点晃眼了，柳树枝条被微风吹得如醉酒的歌伎一般曼舞，看见隔壁的苏北老阿婆左手拎着菜篮子，右手拎着外孙子回来了，那是工人新村里最常见的景象，他照例说：

“阿婆，我上班去了。”阿婆侧身让开一条道，说，好、好。

老孙往前走着，穿过弄堂里的花坛，几个秃头的退休工人正绕着石头小路在慢慢地倒走健身，一条小草狗迈着正步摇着尾巴跟着他们。再往前走就是弄堂口了，那儿有个小报亭，看见老孙过来了，里面有人把一份《南方周末》冲他递了过来，他付了一块五毛钱，说声谢谢，取了报纸，在弄堂口拐了个弯，一个胖墩墩的绿色邮筒子蹲在那儿，他把一封信投在里面，转身对着马路。

快九点了，路上的小汽车、公共汽车和卡车来来去去，卡车经过的时候屁股后面总留下一团黑烟，像是小时候捉住的一种“臭屁虫”，真拿它没辙。老孙捂着嘴巴，准备到马路对面去坐车，瞅准过往车辆之间的一个空隙，快步跑过街口，快要到达街对面的时候，冷不丁一个戴红袖章的老头向他窜了过来，“小伙子，你怎么乱穿马路！”，老头疤痕通红地大声嚷嚷。老孙全无预料，一下子呆在那儿了，不知如何是好，老头一把钳住老孙的胳膊，活捉贼似的，嗓音又提高了八度，“现在全市都在进行不许乱穿马路的教育，过街要走人行道，你看上去是个有文化的人，怎么还明知故犯？”老孙支吾不已，脸也涨得烂红。

这时有几个看热闹的人围拢过来，一个干瘪的老太用浦东口音的话在旁边说，“看（KI）看（KI），人样子倒蛮好的，就是不懂道理。”还有一个骑助动车的也靠拢上来，怪叫一声，“顶风作案！”扬长而去。

老孙左胳膊奋力挣扎了一下，试图挣脱老头有力的手，但没有成功，老头盯着老孙，眼睛里说：那是徒劳。老孙只好低头：我错了还不成，我是虫豸，我认栽，愿意接受罚款。

老头正视着老孙，字正腔圆：今天不罚款。

结果是，人们看到一个穿西装的小伙子拎着手提式电脑包，举

着一面“不乱穿马路”的小红旗在路口十分机械地、勉强地挥动着。经过的路人脸上堆着猎奇的神情。“得坚持一小时”，带袖章的老头特别认真地强调。

在那个路口，老孙从来没发现时间过得像今天这么慢。这种杀一儆百的方式中，他发现自己像是古代祭祀中的牺牲一样醒目，又有点像阿Q被处决前游街的麻木，可能还不如阿Q，后者至少能从容地想到在那样的游街示众场合唱《小寡妇上坟》有欠堂皇，而老孙眼角里瞥到一位风姿绰约、容貌娇好的女子走过时，浑身就一阵冰凉地不自然起来。当然，游街示众后更多的是人的脸皮被彻彻底底撕破后反而会产生的一种飘然感

——宛如灵魂脱壳。

他努力放眼看远处的街景，发现实在没什么可看的。

忽然，对面高楼上一个“嘘嘘乐”的婴儿尿布广告跃进眼帘来，



那被放大几百倍的尿布，和一个天真活泼、想必未来会进化成国之栋梁的婴儿，竟让老孙发起了怔，着了魔魔似的。

——“如果一切能从头来起，我还会在这个时刻站在这个街头么？”

过去的时光在一瞬间全都凝固了，又尽让婴儿尿布广告破冰解冻，全部唤起。

他绞尽全部的脑汁去追随往事。

——“如果能从头再活一遍，人还会走上过去的老路吗？人与人还会遭遇、诀别吗？”

那个偶然事件构成的路口，老孙感觉自己像软脚蟹一样无助。

他突然想在那个时刻撒泼似地滚在大街上，四仰八叉地躺着，给忙碌秩序的早晨来一个大破坏！

是谁他妈的讲的，人生是有很多偶然事件构成的。

这是国庆节后的第六天，上海。

1

七年前。

老孙念大学的那阵子，咱们地大物博的国家还常常挨饿，由于小时候营养不良，外加不吃肥肉的积习，使他怎么看都有点苦大仇深，相形之下，班上那群妖男怪女还算嫩着，瘦高个子的他平白无故地老了几岁似的，于是同学们就满教室满走廊满盥洗室满澡堂子地“老孙、老孙”叫开了。老孙听了这名字直乐，连晚上睡觉都发出占了人便宜似的微笑。

老孙是力学系的，进新闻系分数不够，被一脚踹这来了。

力学系是全校最苦大仇深的系，74个学生中，才一个女的。这个女生还长得五短身材，短额阔眉，叫李美芳。尽管如此，男生们还是对她百般献殷勤，弄得她趾高气扬的。在力学系，李美芳就是女人、雌性、母的代名词。比如说，女子举重，就叫“美芳举重”，女厕所就是“美芳厕所”。同寝室的李风华受不了手，气得直跺脚，说，以后生个女儿死活都得让她上力学系来，这儿才能消受女权主义。

谁愿意嫁你？美的。

老孙有段日子苦闷如发情期的公鹿，公鹿能够在薄雾轻绕的森林里追母鹿而去，而他在混凝土的建筑中全部的快乐只是“蹲坑”。

那年头是真的“蹲坑”，不像现在是蹲抽水马桶，蹲抽水马桶不能叫真正的蹲坑。

一条长长的水沟，用木板隔开几个区域，人在那里哼哼唧唧的时候，冷不丁水箱就往沟里冲水了，奔流咆哮着在你下面夺路而来（杜甫诗称之为“奔流到海不复还”），蹲者必须得跳起脚来，否则会很狼狈。老孙蹲在那里跷脚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总是想起《聊斋志异》“狼三则”中所描写的狼的姿态。

老孙一蹲在那条沟上就不出来了，直到两腿发麻、发软、发热。

“蹲坑”时面对着的那块木板的质地是很差劲的，水杉木或是最整脚的五合板，漆落得斑斑驳驳，还总是被人用笔或刀写着、刻画着最肮脏的话语，让人双耳红热，心怦怦直跳，野性而又真实的东西，从中你可以闻到一股腐臭，亦或是豺狼一样在旷野上的吼叫。读这些作品，几乎是老孙的嗜好。他蹲坑的时候就是像欣赏毕加索的油画一样欣赏这些豺狼的杰作，因为整个大学时代，是一个属于豺狼的日子。

夜晚，同寝室的几个人四肢并用爬到上铺，扯着喉咙向窗外猛吼一嗓子：噢——腐食动物来咯！

一度，外语系美人“王静”的名字被人用刀刻在那块肮脏的破木板上，那名字刻得苍劲有力，甚至有点吴昌硕或是八大山人的风范，“静”字的最后一提，驻锋提笔，其力在笔尖，发力收力恰到好处，书法刀刻的造诣不浅。那阵子，他总是去抢那个坑道。蹲在那里的时候，捂着鼻子，死死地盯着它，仿佛这个名字会变成那张迷人的脸，大眼睛水汪汪的，脉脉注视着蹲着“办公”的人民群众。

过了半个月，老孙蹲坑时吃惊地发现，有人画了个长长的红色箭头直指那名字的下方，用英语写着“INSERT！”（插入）。那赤裸裸的红色箭头，只一笔就把男生们所有的肮脏的想法都彻彻底底地表现出来了，这几乎成了那层楼所有男生共同的阴暗秘密。后来，只要一谈起王静，有人就会发出会心的微笑，那种微笑像希腊英雄纪念碑上的浮雕一样寓意清晰，也有人会紧紧地咬着自己的嘴唇，眼睛露出绿莹莹的光，如春天野地里的灰狼。

除了看书，寝室里的生活实在无聊。某天，李风华从床上弹簧一样弹起来，奔到窗口去，脸贴在铁栅上，快来看！快来看！！好像是王静过去了。只有同室的赵铁牛岿然不动，他通常无聊地横在床上大半天，厚着嘴唇，一声不响，凝视自己的蚊帐

半天，最后迸出一个字：靠！

老孙跑过去摸摸李风华的额头，没发烧吧。

2

王静是那时永远的话题。

有人说她是法语专业的，法语水平中不溜秋儿，但英语学得比较好；有人觉得她的鼻子过高，怀疑父母一方有少数民族血统，因为姓王的也有不少是少数民族人士，是大王赐的姓，如南北朝的王绛就是一例，但他命没有王静好，给贼人切了头。听说她校内的追求者多得排成行，收情书像收到草纸一样，不知是真还是假，但她还是在社会上找了一个男朋友；还有人说她和中文系的某某副教授来往过密，也有人说那不过是一般的师生关系；有人说她晚起晚睡，老是迟到，迟到进入课堂的样子懒散而撩人，有宋词“欲妆临镜慵”的景致，男老师一个也不舍得批评她；但年轻的女教师则视她为眼中钉，常在背后发出白雪公主后妈式的诅咒；更有人认真分析她的胸脯是垫了厚厚的胸垫，因为东亚人种这年龄还没发育成那样。李风华说她身高一米七十，但他把胸脯拍得砰砰响肯定地说，打赌，她绝已不是处女。

因为是不是处女，他用鼻子闻也闻得出来。

受不了这个王静，终于有一天起，同寝室的老哥几个打算亲自检验一下该美女何许人也。

——谁说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美女害死人啊。

午夜，李风华飘飘然飞回来，暂进寝室，他说他打听到，王静就住在9号楼的二楼东面数过来第3间，隔着大马路，对着对面男生7号楼。呼哧呼哧，爬到男生7号楼四楼的公共厕所，就